

校
氏
補
貴

漢書門			
九	二	二	五
七	〇	二	二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三九	九二二五
二九	二二五
三九	二二五
冊	架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225
冊數	2 (1)
函號	295 39

295-39

0 1 2 3 4 5 6 7 8 9 1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救荒活民補遺書序

救荒活民書乃董煟編集二百七十八條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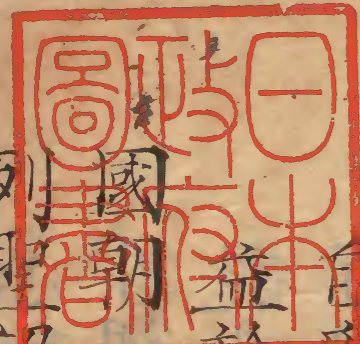
炳翻刊又止二百一十四條今江陰右族朱熊

維吉博雅好古志圖利澤於方來遂重加考訂

芟其浮靡補其遺失增益至三百三十八條上

自唐虞三代以及漢唐宋元其君臣論答凡有

益於救荒者錄之間亦附以論斷并謹錄



列聖詔勅及為善陰隲書內有關於備荒之政者

淺草文庫

悉取編入名曰救荒活民補遺書其用心之勤
可謂仁且博矣凡居祿位而專司牧之任者獲
覩是書而克遵行罔不有備雖值旱澇黎民豈
有阻饑之患哉觀維吉處江湖之遠而惓惓以
斯爲務則居廟堂之上總百揆而安養元元者
可不於此加勉而盡心焉此誠仁政之大端也
維吉平昔擦履卓異篤孝二親勇於爲善宣德
中母范氏膺疾百藥不効維吉盟天刲股者再
疾遂痊正統辛酉歲歉維吉即出粟四千石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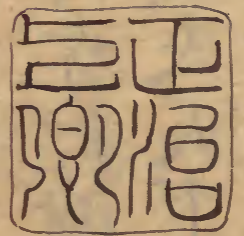
官賑給以祈二親康泰獲蒙賜

勅旌嘉其父子孝義光揚閭里士夫稱頌播之聲
詩此予所稔知者今復以是書請於父善慶致
書徵予爲序欲鈔梓印行予弗克辭遂併書此
于卷首持以旌維吉有篤孝輕財尚義之誠恤
災捍患惠民之志而尤慶夫天下後世賴是書
而永無啼饑號寒則必家給人足咸臻乎熙皞
太平之盛矣是爲序

正統七年歲次壬戌七月七日資德大夫正治

上卿禮部尚書前

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郡人胡濙序



救荒活民補遺書序

救荒活民補遺書者江陰朱維吉氏所輯也宋
嘉泰中從政郎董熠有志於惠民慮夫凶歲或
有不遂其生者乃取歷代救荒之政賢士大夫
議論施設之方為書三卷上之朝廷而須於中
外其用心仁矣有元張光大又取當時救災卹
民之事編萃而附益之其心猶熠之心也至今
二百餘年矣維吉得而觀之曰是書也民命之
所繫也其可以弗傳乃為正其譌補其缺而去

其繁文又以本朝

列聖所下詔勅有關於荒政者及采爲善陰隲所
載前伏採荒獲吉之人續之間以已意爲之論
斷名曰採荒活民補遺書請於父善慶甫鋟梓
以傳四方欲使天下長民之吏仁民之君子一
遇凶年得舉而措之庶幾斯民無一不得其所
維吉之心何其厚於仁如此哉朱氏江陰故家
而維吉性最孝再刲股肉以愈母疾士大夫歌
咏之

聖天子篤意養民慮有水旱之災詔諸有司豫爲
備維吉念又有德善而未沾一命即出穀四千
石以歸有司助賑貸糞假寵以爲親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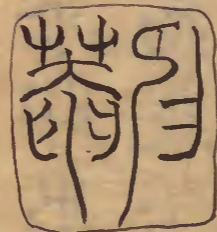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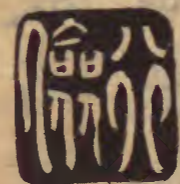
朝廷降勅旌其孝義復其家維吉初以孝聞而
繼以義顯予嘉其能進於善皆爲文以張之今
觀是書而又知其仁維吉之善果能進進不已
哉君子之於仁也施必自近始然於遠者或遺
焉其心非不欲及遠也勢有所不逮也故必思
所以繼之苟有以繼之則仁之施溥矣維吉之

惠施於鄉而未能及於天下故繼之以是書使
是書也傳之於無窮則維吉之惠之及於人者
豈有窮哉故為序之使傳焉

正統八年十一月朔日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兼

經筵官前

國史總裁泰和王直序



救荒活民補遺書序

仁義之施有可行於一時者有可行於久遠者
行於一時者必出於已盡其所力能而為之而
其惠利及於人者淺以狹行於久遠者不必出
於已不費已之力而其惠利及於人者廣以博
夫以一鄉一隅一閭里之間遇凶荒之歲有饑
餓流離而不能給者吾力足以周之可勉焉而
為之若夫至於一郡一邑以極于四方萬里之
廣吾雖欲周之而力有不贍焉今歲饑吾有以

濟之來歲饑吾有以濟之比連歲再饑吾雖欲
濟之而力有不贍焉然則將奈何夫事不出於
已不費已之力而能使其惠利及於人者廣以
博而又極於久且遠是必有其道也古之人其
在上者能言之而又能行之其在下者能言之
而又能行之其効固已驗白於當時而垂諸簡
策班班可考苟能舉而措之亦猶是也譬之公
輸子之極其巧也宮室器用之美利於世師曠
之極其聰也鐘鼓管籥之音被於樂宜莫能過

之然後世循其規矩而製之則器宇之利亦亡
之公輸子也此其律呂而調之則音樂之和亦
古之師曠也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江陰朱維
吉詩禮右族子也善事父母以孝聞與其尊府
善慶尤勇於為義正統辛酉

朝廷使下郡邑行備荒之政維吉父子相繼出粟
四千石以實官廩使者以

聞朝廷以其父子能盡乎孝義之道降

璽書並加旌異鄉人榮之維吉之心猶以為其利

之及人者淺而

國恩深且厚思有以廣利於人而可行之久遠者以圖其報而不能得及見董煇救荒活民書慨然喜曰吾思之而未得者其在茲乎反覆究觀而羨慕之惜乎歲久殘缺而所遺尚多於是者諸載籍自唐虞以來至于今日救災備荒之政精采而備迷之有行於一方而可行於天下者有行於一時而可行於萬世者在斟酌損益隨其地之所宜人之所便而施之無不可者如使

今之為方面大臣與夫郡縣之吏留心於此熟復而詳究之身體而力行之則雖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固無足憂而堯舜亦何所病焉夫如是其為利豈不廣且博而其為惠豈不久且遠哉吁維吉之用心亦可謂仁也矣維吉非有爵祿之榮職任之寄徒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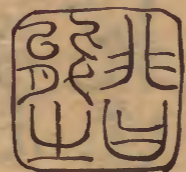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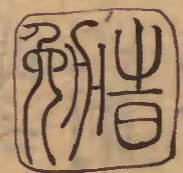
璽書之褒而惓惓思所以効報如此今有居高位享厚祿受

褒嘉之命而玩愒歲月尸居素食於民隱畧不加

之意焉者觀於此獨不有愧哉此維吉之所以
可重也歟維吉既稟命於尊府以是書餼諸梓
而名之曰救荒活民補遺書遣人走京師求予
序予以其有益於世也故序之如此云

正統八年

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金陵李時勉序



救荒活民書補遺序

孟子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惟聖人全體此心
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觀於

聖朝救荒之舉有足徵矣江陰朱熊維吉嘗出穀
數十石以助有司賑饑蒙

朝廷賜璽書旌其義矣既而愧其所出以助賑者
不廣復取宋從政郎董燭所纂述救荒活民書
補其遺逸餼梓以行於世冀有以助行不忍人
之政者萬一其又非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

馬者歟嘗觀七八月之間旱油然作雲沛然下
雨人知蒙澤潤於天矣而不知雲山川之氣所
蒸雨溪澗之水所升輸小以成大也出秦華之
產發江海之藏人知受惠利於地矣而不知秦
華江海由於涓埃之積資約以成博也朱氏欲
有助於行不忍人之政其猶山川溪澗之輸於
天涓埃之資於地者乎况是書者古昔聖賢暨
我

國家仁民之意載諸訓典者在惡得不足以弘其

所濟邪在典牧者用之惟其宜耳維吉有孝行
見稱於鄉其所以倦倦於義者孰非是心之推
間以書補遺求余序故為之書

正統八年十一月甲寅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

修

國史兼

經筵官盧陵陳循序



救荒活民補遺書序

歷代荒政散見於經史傳記未易遍觀而盡譏
况於行字近世董煇嘗紬簡冊撮其機要輯為
救荒活民一書板行于世覽者便之然歲月既
久不無殘闕比年江陰朱維吉因煇所輯重加
考訂而益以

國朝勤恤民隱詔令與凡為善陰隲諸書所載
前人拯賑民饑良法美意謂之補遺由是歷代
救荒之政制度條目莫不畢具可舉而行其用

心斯亦勤矣書成携至京師求予序之予謂維
吉布衣之士坐誦書史慨然思當世之務託於
此書以自見志有在焉蓋朱氏世有及人之功
至維吉孝行尤篤嘗割股啖母以愈其疾又嘗
出粟助官賑貸鄉里因以為親祈天永命於是
鄉民賴以存活而二親享其壽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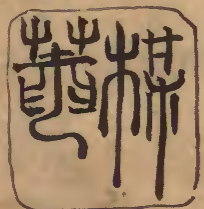
朝廷嘉乃孝義而旌表其門既榮耀矣維吉方且
夙夜感激思報

聖恩故復為是書冀少裨政治之萬一仁人君子

有志及民者誠置一帙講之於平居無事之時
施之於倉卒應變之際殆見歲有凶荒而民無
菜色豈非為政之當務哉嗚呼使維吉得位行
道舉而措之其及人之功又何如邪庸序其槩
引諸卷端

正統七年六月初吉

國子司業郡人趙琬序



重刊救荒活民補遺書凡例

- 一董煟原編三卷計二百七十八條後王炳
翻刻止得二百一十四條今訪采闕漏
六十四條以足原本又蒐出遺逸唐虞
以下至宋一十四條加以臆見補斷及
收張光大所編元制一十八條新增
聖朝詔勅并為善陰隲書內采出共二十七條今
本前後通計三百三十八條
一原書編次參錯年統紊亂不易觀覽今自

堯以降至於有宋依序以陳更采歷代
聖賢議論補之以足救荒之意

正統癸亥秋仲吉竹泉老人朱善慶昇男熊
命工繡梓

重刊救荒活民補遺書凡例終

重刊救荒活民補遺書卷上

宋董煟編著

元張光大新增

江陰朱熊補遺

維揚徐蕃校正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禹曰洪水滔
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暨益奏庶鮮食子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會距川暨
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萬

邦作又

董煟曰唐虞之時國用尚簡上之人取於民者甚少凡山澤之利盡在於民故當阻饑之際持使通融有無而已今世民困財竭則通融有無須上之人有以爲之然規模淺陋者猶滯於一隅殊失唐虞懋遷之意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

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決汝漢排淮泗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二過其門而不入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朱熊曰天之災異無時無之雖唐虞三代之君或不免焉而所以不至於大害者以其主明臣哲而能預備故也蠢蠢烝黎甘於汨溺不有在上者化之使得其養生之道奚能免

於困篤哉禹之功大矣微禹吾其魚乎稷之
功茂矣微稷吾其獸乎雖然向非孟軻氏特
表章之則後世又何得而悉其功烈之盛歟
所以後聖之有功於前聖也如是後之繼聖
者可不念哉

管子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
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入地之權亡湯七年旱禹
九年水民之無糴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
民之無糴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

之無糴賣子者故天權失入地之權皆失也大紀
曰伊尹言於王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
以賑之民是以不困

朱熊曰天地之寶藏唯聖人為能發之聖人
發之而不私之待其衡而變通之以待夫民
之厄困也所以煎山煮海而不為貪羽禽革
獸而不為暴胼手瘃足而不為虐者何與民
利其利也禹湯二聖鑄莊歷之金作幣以便
民而民亦因以濟九潦七旱吠犬驚雲鳴蛙

集竈而民無隱雷菜色之憂此非聖人之能
事乎管氏此言豈無據哉故曰仁者以財發

身

湯旱而禱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何以不雨而至
斯極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
也苞苴行歟諛夫昌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
董熲曰公孫弘以湯之旱為桀之餘烈遂有
以啓武帝之玩心大抵天變如父母之震怒
為人子者知其雖非在己之過亦當恐懼敬

事以得父母之歡心成湯聖人平時豈有此
六事然必一一以為言者所以見其敬天之
至也況未至成湯者可不自責哉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

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不關市

也七曰青禮凶荒殺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謂開藏樂

器而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十有

二曰除盜賊

董熲曰周禮救荒以散利薄征居其首今之

郡縣專促辦財賦而諱言災傷州縣之官有
抑民告訴者檢視之官有不敢保明分數者
非不識古人活民之意顧亦迫於諸司之征
催有所不暇計慮耳然以生民社稷為念者
忍無策以處之乎

刑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

董煟曰謹按注云大荒大凶年也大札大疾
疫也移民者辟災就賤也其有守不可移者

則輸之粟梁王移民移粟之舉正得周禮救
荒之遺意而孟子不取者非不取夫此也持
譏其平居無事不能行仁政徒知罪歲而已

耳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
厄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董煟曰今之義倉誠得遺人委積之遺意然
散貯於鄉里郊野縣都之間故所及者均遍

比年義倉專輸之州縣一有凶歉村落不能
遍及矣今有仁人在上安保其無復倣此意
而行之者乎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
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
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
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董煟曰古稱九年之蓄者蓋率土臣民通為
之計固非獨豐廩庾而已後代失典籍備慮

之意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
而不知國富民貧其禍尤速今州縣有常平
倉義倉朝廷諸路又有封樁米斛至於大軍
倉豐儲倉州倉縣倉皆不與焉但賦歛繁重
民間實無所蓄耳然官之所蓄又各有司存
而不敢發剔致積為埃塵盍亦講求古人凶
年通財之義乎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
貧窮振乏絕

董煟曰古人賑給多在季春之月蓋蠶麥未
發正宜行惠非特饑荒之時方行賑濟而已
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歲而懼側身
修行欲銷去之詩曰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
舉靡愛斯牲又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董煟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說者謂慰安人
心然山川禱祠從古有之亦見古人憂畏之
切至於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自非當時有實
惠及民安能如是

隱公六年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
禮也莊公二十八年冬饑滅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董煟曰春秋之時諸侯竊地專封然同盟之
國猶有救患分災之義未嘗過糴也今之郡
縣不知本原但各私其民致嚴為出境之禁
回視春秋列國為有愧矣
僖公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百里奚曰天
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
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後僖

公十四年秦饑乞糴于晉晉人不與僖公十五年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晉饑秦輸之粟
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董煟曰春秋於諸侯無書獲之例而經書曰
獲晉侯貶絕之也春秋之世王道不絕如綫
一閉糴而聖人誅之宋朝列聖視民如傷屢
降詔旨不許諸路遏糴坐以違制而邇來官
司各專其民輒違上意此皆講求未至耳
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

備也修城郭賑食省用務穡勸分有無相濟此其
務也

董煟曰有無相濟真救荒之良法令州縣各
私其民官司各私其職莫肯通融異縣貯儲
不恤鄰邑哀哉

李惺為魏文侯作平糴之法曰糴甚貴傷民甚賤
傷農若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賤與甚貴
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熟
則上糴三而舍一

計民食糴歲長四石中熟糴二下

熟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正小饑則發小熟之歛
中饑則發中熟之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歛而糴之
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
不足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董煟曰今之和糴其弊在於籍數定價且不
能視上中下熟故民不樂與官為市最為患
者吏胥為姦交納之際必有誅求稍不滿欲
量折監陪之患紛然而起故糴買之官不得
不低價滿量豪奪於民以逃曠責是其為糴

也烏得謂之和哉至於已糴之後又不能以
新易陳故積而不散化為埃塵而民間之米
愈少也漢食貨志曰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
利焉誠哉是言

葵丘之會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

董煟曰趙岐注云無曲防無曲意設防禁也
無遏糴無止穀不通鄰國也然必當時已有
遏糴之患故齊桓因者侯之會而預戒之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

諸侯之信重之以昏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
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於病是待今國病矣
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於是以致幣如齊告
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救敝邑

董熠曰饑荒之年古今雖鬯圭玉罄皆不敢
惜猶以請糴今常平義倉本備饑荒內帑之
積軍旅之外本支凶年若吝而不發誠未考
古耳

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

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
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使萬室之邑有萬鍾之藏千
室之邑有千鍾之藏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
矣

董熠曰李悝之平糴壽昌之常平其源蓋祖
於此今之和糴者務其小利以為功殊忘歛
散所以為民之意

春秋之時鄭饑未及麥民病子皮餽國入粟戶一
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世掌國政以為上卿

宋饑司城子罕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
貸而不書宋無饑人晉舛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
樂二者其皆得國乎

董熠曰子皮子罕為二國之卿固與宰天下
者大相遠不知其惠之所及者能幾而天之
祐善罕氏遂世掌國政於鄭樂氏遂有後於
宋蓋亦傳所謂天裁流行國家代有行道有
福理必然邪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

平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具徹也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董熠曰聖賢救荒大抵以寬征薄賦為先書

曰民惟邦本本國邦寧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
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
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
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迺以王政告之曰今狗
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

曰非我也歲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董燭曰人君平居無事橫征暴斂不能使民養生鬻死而無憾一遇水旱雖移民移粟益子以為不知本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夫業作而大饑饉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饑民就食蜀漢文帝後元六年大旱蝗弛山澤發倉庾以濟民董燭曰宣帝本始三年旱後漢章帝元年旱並免民租稅漢家救荒大抵厚下

景帝後元二年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史記本紀令內郡不得食馬粟徒隸衣七纓布止馬春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

董燭曰謹按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工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穀梁曰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鬼神禱而不祀古人救荒之政凡

可以利及於民者靡不畢舉景帝所行皆得
古人救荒之遺法所以與文帝並稱為賢君
歟

鼂錯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
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
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故務農桑薄賦歛
黃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
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明君貴五穀而賤
金玉

董煇曰陸贄嘗謂國家救荒所費者財用所
得者人心今錯謂腹饑不得食雖慈母不能
保其子人君安能以有其民此意惟贄得之
錯建言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又言
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特赦勿收民租如此則
德澤加於萬民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其後上郡以
西旱復修賣爵令

董煇曰國家賑濟之賞非不明白五千石承
節郎進士迪功郎四千石承信郎進士補上

州文學然州縣行之無法出粟之後所費不一故民有不願就者焉

武帝元鼎元年詔曰今京師雖未為豐羊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等分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董煇曰江南水潦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其通融有無不滯於一隅與近來州縣配抑認

米賑糶有間矣是時師旅宮室百役並興而憂民之心其切如此武帝所以異於秦皇也元封元年早上令官求雨卜式言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董煇曰桑弘羊領大司農作平準之法于京師令遠方之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萬物不得騰踊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當時議

者猶欲烹之謂奪民之利傷和氣也今民利無遺矣而聚斂之臣默思弘羊可烹之語可不寒心哉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徙流民於邊丞相石慶上書乞骸骨上詔報切責之

董煇曰流民移徙誠當安集勞來乃欲徙之於邊固非良策又乃切責宰相武皇救荒之術疎矣宋朝富弼責州賑救流民規畫過於

漢家遠甚

武帝時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董煇曰古者社稷之臣其識見施為與俗吏固不同也黯時為謁者而能矯制以活生靈今之太守號曰牧民一遇水旱牽掣顧望不

敢專決視黜當內媿矣

西漢昭帝始元元年三月遣使者賑貸貧民無種食者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朱熊曰王者之養民猶乳母之於嬰兒也饑則哺之飽則怡之不令其有顛癘之擾蚤蟲蚊蚋不得于其膚動靜之間務獲被情方為慈愛苟饑而不乳患而不恤是豈為母者之意哉保民若昭帝可謂近之矣觀其一語一

事英睿之氣象自別使天假之以年其政又豈居文景之下乎

宣帝玉鳳四年豐穰穀石至五錢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甚便之

董煇曰漢之常平止立於北邊李唐之世亦不及於江淮以南本朝常平之法遍天下蓋非漢唐之所能及也

元帝即位大水齊地饑民多餓死諸儒多言鹽鐵

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

董熲曰鹽鐵可罷而常平不可罷但釐革其弊可耳今乃遽罷之過矣元帝之失豈特優

柔無斷歟

王莽時南方枯旱使民煮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擾又令饑民掘鳧菰食之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院以廩之吏盜其廩饑死十七八

董熲曰未豈可煮以為酪莽之規模如此其即日敗亡也宜哉

後漢建武六年春詔曰往歲旱蝗虫為災人用困乏其令郡國有穀者廩給永興二年詔五穀不登其令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

董熲曰饑年食蕪根煮野菜拾橡子采聖未凡可以度命之計者隨所在而為之無遺法要是上之人當有以通融之使下無過糴抑價閑糶之患斯為上也

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三十餘郡貧民開倉賑給六年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廩之永初二年遺光祿

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州廩貸流民

董煇曰近歲温台衢婺流民過淮甸者接踵於道衝冒風雪扶老携幼狼狽者不可勝言而為政者不聞其留意者不過張榜河渡勸抑使還豈知業已破蕩歸無自安之路矣回視所過郡國皆廩之者寧不愧哉

東漢桓帝永壽三年春京師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雜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

於貨在乎民饑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羲皇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

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

朱熊曰為臣當知事君之大體與當時之急務隨其勢而弛張之庶不困於民而後朝廷下百之事可行夫錢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特天之子行權之具耳上之威令果行焉雖沙礫可使翅於珠玉桑楮可使肩於錦綺片紙隻字飛馳於天下而無凝滯令苟不行彼金節玉璽旁午於市而人有不暇顧况銖兩之銅子民饑矣猶剗其肌民寒矣猶剥其膚肌膚痛

切雖愛子不戀於慈母尚何望其守君臣之義哉昔梁武末年江東饑荒民有懷金玉而餓死者錢何特剗陶為白面書生識鑿至此當時衮衮肉食者聞之不有感於中乎

東漢獻帝興平元年四月至七月不雨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疑廩賦不實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朱熊曰人主雖不可以察察為明至於決大
疑恤大患則不可不明也昔昭帝辨霍光之
忠質帝議梁冀之桀明帝預弘農吏之流言
此皆天質卓異識鑒高遠英銳之風凜凜使
人悚息於千萬里之外何其明也獻帝繼作
聰察未聞踐祚以來即能諳識事體裁決機
務屏出儉詐亦可謂明矣彼汶者特非殃民
之大慙乎託以極民視死者不啻草芥畧不
為之動容此輩尚可使之束帶立朝贊襄鴻

化裁擿發姦隱杖之廷闕千載之下快人心

目猗歟

魏黃初二年冀州大蝗歲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
倉廩以賑之

五年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賑之

六年春遣使者巡行沛郡問民間疾苦貧者賑貸
之

孫權赤烏三年民饑詔遣使開倉廩賑貧者

晉武帝泰始三年青徐兗州水遣使賑恤

董煇曰人主身居九重每患下情不能上達
故遣使若孫權曹操立國之初禮儀簡略故
使者所過無煩擾宋朝諸路置使一有水旱
而諸司悉以上聞矣此其所以過於前代
西晉武帝咸寧四年秋七月螟傷稼詔問主者何
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
尤劇宜勅兗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
皆決瀝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
之益也水去之後溷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

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
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穀登之
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
其利

朱熊曰治災同乎治疾先要察夫脉之弦緩
然後加之以扶導之功則自愈矣反此未有
不顛蹶者當陽侯為一代偉人鑒識宏遠不
言則已言必有濟於事良哉

東晉烈宗太元四年三月詔以疆場多虞年穀不

登其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
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

朱熊曰嘗聞司馬溫公論青苗錢有曰天下
之財有數不在官則在民譬如雨澤夏澇則
秋旱春澇則夏旱亦有其數耳旨哉斯言足
爲後世哀歛者戒夫財之在民者公家有須
一朝可得在官者則恐不然民有菜色而能
敵財賙恤者一代幾人若孝武亦可謂善保
其位者矣使當時不下此詔必有流離死亡

者枕骸遍野誰其與我趨事乎頃焉却敵泚
水幾復神州未必無所感也凡養民者先足
其食而後可以教之禮義教之禮義既明臣
死君子死父者尋常之事也惜乎未能緝熙

耳

東晉孝宗永和元年慕容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
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記寶叅軍封裕
上書諫以為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
魏晉仁政衰薄假官田官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

有牛者中分之猶不取其七八也自永嘉以來海
內蕩析武宣王綏之以德華夷之民萬里輻輳強
負而歸之者若赤子之歸父母是以戶口十倍於
舊無田者什有三四及殿下繼統南摧彊趙東蕪
高句麗北取宇文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是宜
悉罷苑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不當更收
重稅也且以殿下之民用殿下之牛牛非陛下之
有將何在哉如此則戎旗南指之日民誰不簞食
壺漿以迎王師石虎誰與處矣川
有廢塞

者皆應通利旱則灌溉潦則疏泄一夫不耕或受
其饑况游食數萬何以得家給人足乎

朱熊曰三代之制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什五
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
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
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
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此漢制
之大綱也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

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纈布麻每丁租
二石絹二疋綿三兩茲以外不得橫斂此唐
制之大略也雜三代漢唐而攷之雖輕重之
有差大抵不甚苛刻或有司侵漁百姓余毒
大本終固者祖宗憲度存耳祖宗憲度存是
祖宗恒蒞其位也况利澤之入人而能遽忍
忘乎慕容皝乃欲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之
地十稅其八彼但知十為官牛地為官地特
不知民為官民耳蓋當時南北瓜裂兵戈擾

攘封狼長噬豈復為民念哉封裕之言猶以
一勺水以止乎百沸之湯厥後摧兵四境國
日富强裕之力也

宋文帝二十一年魏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
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
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
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朱熊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之貧富不翅
者亦然苟能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則何事之

不濟哉大抵佚者人之常情勞者人人之所
不樂苟非明哲之君循循而善誘之使遂其
給養之道人誰各食其力哉魏太子知此他
日拓地千里國用充足宜矣

梁末侯景作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
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所
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綺
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煙人迹罕見
衆如丘隴

董熠曰春秋之時戰爭相尋秦晉之饑猶且
乞糴梁末旱蝗土宇雖狹盜賊雖起然百里
之地猶足以朝諸侯况據大江之南乎時宇
文泰在魏方講行府兵有惠養黎元之志儻
走一介齎寶玉以告滯積仍乞護送彼以生
民為念其忍坐視而弗救乎惜也梁之君臣
昏庸不知出此至使百姓轉死于溝壑其至
衣綺羅懷金玉以待盡悲夫

隋文帝開皇三年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

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董煟曰今之常平義倉多藏米而少藏粟至積久不發化為埃塵非但支移之弊而已近有臣僚奏請慮立法太重而上下蔽蒙虛文為害乞令州縣各具見在常平錢米實數申提舉司差官般量檢點自今日以後不許他用而盡赦其前日支移之罪庶幾緩急之際不至有悞其說似可行也

大業七年煬帝謀討高麗發民夫運米積於盧

二鎮耕稼夫時田疇多荒饑饉荐臻穀價踴貴米斗直錢數百所運米或蠶惡令民糴以償之重以官吏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羣盜

董煟曰自古盜賊之起未嘗不始於饑饉上之人不惜財用知所以賑救之則庶幾少安不然鮮有不殃及社稷者况夫軍旅之後必有凶年煬帝不知固本且輕舉妄動以至於亡有天下者可以為鑑

十四年煬帝幸江都郡縣競刻剝以充貢獻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始采樹皮木葉或擣藁為末或煮土而食之然官廩猶充物吏皆畏法莫敢賑救

董煟曰張官置吏本以為民今吏皆畏法莫敢賑救是必上之人諱聞荒歉也以荒歉為諱者其禍至此然天子者民之父母也子既饑餓父母其忍坐視乎今民至采樹皮擣藁末以充饑腸而上猶不知可嘆哉

隋末河南山東大水饑殍滿野死者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齎破黎陽開倉恣民就食董煟曰為人上者平居暇日其所貯積正為斯民饑饉計爾不知發廩賑恤乃至英雄散之以活譽迹其禍患可不鑑歟然嘗觀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為車馬所輾踐羣盜來就食者并

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荆筐淘未洛水兩岸千里之間望之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噫食也者民所賴以為命而輕棄若此使密得志豈生靈之福歟

隋末馬邑太守王仁恭不能賑施劉武周欲謀作亂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邨豈為民父母之意衆皆憤怒武周稱疾卧家豪傑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

未幾以計斬仁恭郡中無敢動者開倉賑貧民境內屬城皆下之

董煟曰饑饉而不發廩往往姦雄多假此號召百姓以倡亂臣觀義寧元年左翊衛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之罪斬之開倉賑施此雖盜賊之行不足汚齒頰然亦足以為不留意賑卹者之戒

隋末河內饑人相食李軌興義兵僭稱帝號傾家

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召羣臣議曹珍等曰國以民為本豈愛倉粟坐視其死乎時有隋官心不服排珍曰百姓饑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餉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為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為然由是士民離散尋致敗亡

董煟曰李軌饑賊耳固不足論然行反間者多倡為倉粟不可散之說使失士民之心况夫萬乘之主欲為根本慮者豈當愛惜倉粟

坐視百姓死亡乎

唐太宗謂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董煟曰畜積藏於民為上藏於官次之積而不發者又其最次太宗咎隋文積粟起煬帝之侈心其規模宏遠不樂聚斂可知矣近世救荒有司鄙吝不敢盡發常平之粟至於豐

儲廣惠等倉又徃徃久不支動化為埃塵諒
未悉太宗之意

閔中旱饑民多賣子以接衣食詔出御府金帛為
贖之歸其父母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饑赦天下
其略曰若使百姓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
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董熠曰王者以得民為本凡此舉動皆足以
得民之歡心太宗真至治不世出之主哉
幾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

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肝舉手欲食之左右
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
吞之是歲蝗不為哉

董熠曰太宗誠心愛民觀其朕為民受災何
疾之避之語其愛民之心真切如此宜其一
念感通蝗不能為害也

太宗置義倉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
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
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畜本錢德宗

時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費
散餒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城兩京置常
平雖頻少雨澤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德宗納其
言

董熠曰常平和糴救荒實政然嘗觀憲宗即
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
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
號為和糴其實害民今之和糴者可不鑑懲
此弊乎

儀鳳間王方翼為肅州刺史蝗獨不至方翼境而
鄰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
水碓薄其直以濟饑瘵起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
甚衆芝產其地

董熠曰流民至當為法以處之富弼令樵采
打魚之類地主不得為主是也但一時未免
侵擾莫若修堤浚河興水利公私兩便不然
官司出錢租賃民間蘆場或柴篠山近縣郭
市井去處縱流民樵采官復置場買之非惟

流民得自食其力雪寒平價出賣亦可濟應
細民

唐高宗顯慶元年夏四月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

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

朱熊曰耆舊者一鄉之表率縣令者一邑之表率太守者一郡之表率諸侯者一國之表率天子者天下之表率故曰其身正不令而從其要在於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苟不奪其時則衣食自有餘矣何待解衣衣而推食食乎昔高宗問羣臣而來濟以是為對可謂救時之霖雨矣

天寶十三年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岷不附已以災沴歸咎於岷貶長沙太守上憂兩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董熠曰自古姦臣固位惟欲諂事入主不樂聞四方水旱盜賊之警故多為掩遏之計不

知稔成禍基非國之福孟子曰入則無法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是欲使人主常懷恐懼也况水旱不恤民心日離國忠不學無術何足以知之

唐代宗廣德二年春不雨米斗千錢夏四月丁丑命御史大夫王翊充諸道稅錢使河東道租庸鹽鐵使裴諤入奏事上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諤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

苦乃責人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
司郎中

朱熊曰權酤之利上古無之雖有征商之說
未見其形焉關市譏而不征正謂此也自後
漢武肆奢庫廩空竭始有橫斂後世因而仍
之太宗慟懲隋弊立租庸調法實萬世之良
規也代宗因春不雨命官而行權酤之利雖
善裴諝之言而官

小廣德中歲大饑蕭復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

應暨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其弟紘說曰以君之才
宜在左右胡不以暨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
之暨以濟孀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寒且餒子縉
憾之由是坐廢數歲改同州刺史歲歉有京畿觀
察使儲粟復發之以貸百姓有司劾治詔削停刺
史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其後拜兵部
尚書

董熠曰官職自有定分以巧得之不若拙而
見稱於後世蕭復以暨奉宰相豈不立取富

貴不發觀察使儲粟豈至削停刺史然一時
齟齬其後亦為兵部尚書豈非官職自有定
分雖巧何益也後之賑濟者但當誠心為民
可行即行一已利害非所當計

大曆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境苗獨不
損上曰霖雨溥博豈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毅視
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
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

董熠曰代宗斯言真得入君之體然今之縣

令孰無愛民之心顧惟一有荒歉縣道固難
支梧矣而上司責令賑救供給紛然費擾不
一又有使者不測巡按吏輩誅求小不滿意
則妄生事端由是月椿月解愈難辨集令須
上官先灼見此弊上下同心勤恤民隱可也
唐德宗時尚書李訢曰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
既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曷若豫
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
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

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矣

朱熊曰常平之設實益吾民惜乎歷代不能行或行之而不能盡昔梁惠王語孟子移民移粟當時不免受其譏何哉以其不知所本也李訢斯言實為確論彼劉晏於江淮勞亦至矣奈何一旦以流言貶忠州竟殺之噫中

興之功業卒不能復振於前良有以也

貞元九年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是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

董煟曰張滂初請稅余本欲別置其錢俟有水旱代民田租其建議非不善德宗收稅之後已不能行故當時陸贄亦謂歲收五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比年權貨務上言茶鹽抄

錢歲額一千萬緡今每遇水旱合亦推原稅
茶之本意少捐數十萬緡以濟之可乎

貞元十四年旱民請蠲租京兆尹韓臯慮府帑已
空奏不敢實其後事聞於上貶撫州司馬

董熠曰旱傷所當賑

黨不蠲租則催科日

逼而民必思亂其禍有不可測者韓臯之貶
也宜哉

唐憲宗元和四年三月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
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

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

費物貴狗情又請禁諸道 歛以充進奉又言嶺

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

閩月已酉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

禁掠賣皆如二人之請已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

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朱熊曰夫言者禍福之樞機不可不慎也吉

凶悔吝應乎闢闔苟言之不濟於事米若不

言之為愈也其要在於從容剴切務合槩度

屬不涉介温不至諂雍雍然而後能收輔導之功若李絳白居易之事憲宗也臨事決機吐納詳盡入君之耳動為生民之福天意亦為之轉幹又豈非言之適當歟

元和間南方旱饑遣使賑恤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計其數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費卿輩當體此意

董熠曰洪範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謂之作民父母當以斯民為念憲宗云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費非惟識人君之體正與洪範父

憲宗元和七年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南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李絳對曰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上曰國以人為本民間有災當急救之豈可復疑即命速蠲其租

董熠曰性贄論江淮水旱有云流俗多狗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其惡聞即小其事斯言正與李絳合

懿宗時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人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為麵槐葉為糞乾符中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牧為神策中尉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為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餓死而唐祚遂亡

董熠曰當太宗時元年饑二年蝗三年大水
上憂勤而撫之至四年而米斗四五錢觀此

則知廣明之亂雖起於饑荒之餘亦上之人
無憂民之念耳蓋天下非有水旱之可憂而
無水旱之備者為可懼

咸通十年陝民訟旱觀察使崔彥指庭樹曰此尚
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作亂逐彥

董熠曰水旱災傷而不知以民為念其禍必
至於此書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若彥者
失其所以為民之義矣安知輔上之德哉

同光三年大水雨河流徙莊宗與后畋遊是時大

雪軍士寒凍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后不許宰相
論於延英后居屏間屬耳因取粧奩及皇子滿喜
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惟有此耳請
鬻以給軍及趙在禮亂始出庫物以資之軍士負
而訴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上曰適得魏王
報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盡給爾等對曰與之太晚
得之亦不感恩

董熠曰嘗攷周人財用之制有內府以受其
藏有職內以受其用宜可以縱一人之欲然

天子無私藏王后無後用者以冢宰制財用
之權故歲荒民之則或薄征或散財皆可以
通融其有無天子歛其財持以為天下之用
而吾身無與焉自漢人以私藏歸之少府專
供上用後世因之為私有於是民雖告病而
上不知恤海內既貧而人主獨富凡內庫所
蓄欲捐尺帛斗粟以及民而重如丘山蓋流
弊之極有如莊宗者可以鑑歟

唐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到郡歲饑穀價日增或請

損之坦曰所部土狹穀少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穀不復來益困矣既而商米輻湊市估遂平民賴以生

董熠曰不抑價則商賈來此不易之論昧者反之其意正欲活譽不知絕市無告糴之所適以名變而起謗也坦有定見如此哉

南楚新聞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將金玉換易僅得一撮一合謂之通腸米言饑人不可食他物惟廣煎米飲以稍通腸胃

董熠曰昔唐兵圍洛陽城中乏食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枕倚盖久饑腸胃噎塞乍飽多死惟米飲可以通腸嘗記乾道間江西大饑民有食白膳土築殺者時帥出勸農饑民入狀借錢販糶度荒帥判云紛紛黨議立三朝五十餘年積未消野老不知當日事尚持片紙覓青苗當時若責上戶領錢往他處收買雜斛循環糶糶以救饑民未必若是

也惜哉

宋太祖臨御之初遣使諸州賑貸分詣城南賜饑民粥曹州饑運京師米以賑之開寶八年江南李煜平捷至羣臣稱賀太祖泣曰字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羅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朱熊曰仁哉王者之用心於民也兢兢夕惕一夫不得其所必思有以濟之不使其有嗟怨之聲愁戚之態也被天下之人將熙熙然

鈞陶於春風和氣之中然後為治耳當五季之衰戈戟雲擾蛇蟠虎踞者比比皆是不有真聖人出伐其罪而弔其民何以見天意循環乎雖然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尚有所濟况君臨率土者哉宜其善始令終子孫享有天祿垂三百年至今與聖主明王配抑盛德之所致也

宋朝建隆元年遣戶部郎中沈倫使吳越歸奏楊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可貸於民至

秋復收新粟有司沮倫曰今以軍儲賑饑民歲若
荐饑無所收取孰任其咎上以難倫倫曰國家以
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而致豐稔豈復有水旱邪
帝即命發廩貸民

董熠曰聖主所為其英謀睿斷自有出人意
表者敬觀太祖

不惑羣議發軍儲以救
民饑真得通融有無以陳易新之術

乾德元年夏四月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則
蠲其租不俟報

董熠曰歲之災變旱傷至易曉也歷時不雨
孰不知旱旱則命長吏上聞而蠲其租何必
俟報臣見今時州縣或遇災傷兩次差官檢
覆使生民先被搔擾之苦然後量減租入之
數所得幾不償所費矣宜以乾德之詔為法
至道二年詔官倉發粟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
民為種有司言請量留以供國馬太宗曰民田無
種不能盡地利且竭廩以給之國馬以芻藁可矣
董熠曰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孟子

曰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聖人貴人賤畜如此饑荒之年其忍以菽粟給馬哉

祥符中澶州上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求蠲租者所傷不多望勿受其訴真宗曰若此貧民田少者常不及矣朕以災沴蠲租正為貧民下戶豈以多少為限即獨慮諸州不曉此意當徧戒之

董熠曰自田制壞而兼并之法行貧民下戶極多而中產之家賑貸之所不及一遇水旱

狼狽無策祇有流離餓莩耳今真宗以災沴蠲租正為貧民下戶此非聖謨宏遠灼見閭閻之病乎

大中祥符詔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千石以備饑年賑濟

董熠曰祖宗之時上供之米猶每歲截留以備賑濟則常平義倉無以吝惜可知矣然則祥符之詔可不端拜而大書乎

仁宗初即位乾興元年十二月以京城穀價翔貴

出常平倉米分十四場賤糶以濟貧民慶曆元年十一月以京師穀價踴貴發廩一百萬石減價出糶以濟民四年正月詔陝穀翔貴其令轉運司常平倉米減價以濟貧民皇祐三年十二月癸詔曰天下常平倉其依元糶價糶以濟貧民毋得收餘利以希恩賞

董煟曰昔蘇軾論救荒大計全在廣糶常平斛斗若乘艱食之際行減價出糶平準在市米價則人皆受賜亦可免流移之災此

更無長策若只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無救於饑饉其俵散之利所及者狹不如出糶之利所及者廣也觀此則知蘇軾所行真得祖宗之遺意但當推行村落尤為盡善盡矣仁宗嘗謂頃者江南歲饑貸民種糧數十萬斛且屢經倚閣而轉運督責不已民貧不能自償昨遣使安撫始以事聞不爾則民間之弊無由上達其悉蠲之

董煟曰李沆為相每奏對嘗以四方水旱盜

賊為言范仲淹為江淮宣撫使見民間以蝗
虫和野菜煮食即日取以奏御乞宣示六宮
非特下情當上達亦誠相業所當為也

天禧元年四月濮州侯日成上言本州富民儲蓄
斛斗不少近來不住增其價直乞差使臣與通判
點檢逐戶數目董留一年支費外依祥符八年秋
時每斛上收錢十五文省盡令出糶以濟貧民詔
只依前復勅旨勸誘出糶餘不得行慮擾民也

董熠曰富民有米本欲糶錢官司迫之愈見

藏匿須當有術以出之其術謂何臣於勸分
抑價篇論之詳矣然則祖宗不從日成之言
真識大體

天聖七年閏二月詔河北轉運司契丹流民其令
分送唐鄧襄汝州以閒田處之仍令所過人日給
米二升初河北轉運司言契丹歲大饑民流過界
河上謂輔臣曰雖境外之民皆是朕之赤子也可
賑救之故降是詔

董熠曰境外之民一遇饑歉流徙過界仁皇

尚且賑救之聖度廣大如此况同路同郡之民為守令者可不加意乎

天聖七年六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七月命三司刑部郎中鍾離瑾為河北安撫使仍詔瑾所至發官廩以賑貧之其被溺之家見存三口者給錢二千不及者半之溺死而不能收斂者官為瘞埋已檢放稅外聽近輸官權停州縣配率其經水倉庫營壁亟修完之卑下者徙高阜處水損官物先為給遺防監亡失官馬者更不加罪止令根究所

部官吏貪暴不能存恤者奏劾之見繫獄囚委長吏從輕決遣其備邊事機民間疾苦悉具經畫以聞

董熠曰祖宗救荒非持旱傷禱祈蠲減而已凡大水卒然而至漂蕩民廬浸濕官廩其賑恤經畫之方尤為詳悉真可端拜為矜式也慶曆四年二月遣內侍齋奉宸庫銀三萬兩下陝西博糴穀麥以濟饑民

董熠曰水旱先發常平賑糴義倉賑濟度其

不足則預覓度牒借內庫錢於豐熟去處循
環糶糶以濟饑民祖宗未嘗吝惜今為守令
不知典故惟以等第科抑使出米賑糶不知
饑荒之年中產之家自不給足安能有餘賑
糶哉

慶曆七年以旱避正殿詔中外臣寮指陳常世切
務又下詔曰咎自朕致民實何愆與其降咎於人
不若降災於朕辛丑祈雨炎日却蓋不御是歲江
東大饑運使楊紘發義倉以賑之吏欲取旨紘謂

吏曰國家置義倉本慮凶歲今須旨而發人將殍
死上聞而褒之

董熠曰楊逸為光州刺史荒歉連歲以倉粟
賑給有司難之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
命以此獲戾乃所甘心韓韶為羸長他縣流
民入界韶聞之乃開倉賑救主藏者爭之韶
曰長活溝壑之民以此獲罪又何歎祖宗每
遇水旱憂懼如此今紘不候取旨而發義倉
誠得二子之用心

仁宗每見天下有奏災傷州郡必加存恤嘉祐中河北蝗湧時霸州文水縣不依編勅告示災傷有姓狀訴及本州不以時差官檢視轉運以為言上曰朝廷之政寄於郡縣郡縣之政寄於守令守宰之官最為親民民無災傷尚當存恤况有災傷而不為受理豈有心於恤民乎主簿趙師錫罰銅九斤司戶晁舜之錄事參軍周約判官馮泌各罰銅八斤通判王嘉錫罰銅七斤知縣雷守臣衝替上左右曰所以必行罰者欲使天下官吏知朝廷

恤民之意

董煟曰祖宗之時州縣災傷不時差官檢踏雖主簿司戶至微之官姓名亦徹于上至勞聖斷責罰可見下情無壅聖主留意饑民如是也

熙寧間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嗟嘆懇惻盡罷保甲方田等事以謂愛地力亦荒政急務宜即施行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之旱暵但當益修

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上曰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有所未修也於是中書修奏請蠲減賑恤

董熠曰神宗皇帝每遇水旱憂見容色至云此豈小事聖主憂民誠篤如此社稷安得不
久長哉

熙寧間京師久旱下求直言之詔其略曰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

歟詔出入情大悅是日乃雨

董熠曰謹按是時韓維知制誥京師旱上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憫災傷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近日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徃徃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傷之際重惟此苦願陛下發自英斷過而食人不猶念於過而殺人也神宗感悟遂下詔

熙寧七年正月河陽災傷常平倉賑濟斛斗不足
乞無發省倉詔賜常平穀萬石興修水利以賑濟
饑民六月詔常平倉司衛判封權糧四萬九千餘
石貸共城獲嘉等三縣中等闕食戶

董熠曰以常平穀萬石興修水利以濟饑民
此以工役救荒者也凶年饑歲上戶力厚可
以無饑下戶賑濟粗可以免饑惟中等之戶
力既不逮賑又不及最為狼狽今以數萬石
貸中戶等國朝救荒允愜人情如此

熙寧八年正月詔曰方農作時雨雪頗足流民所
在令州縣曉諭丁壯各頭歸鄉者並聽結保經所
屬給糧每程人給米豆一升幼者半之婦女準此
州縣毋輒強逐

董熠曰近年江浙流移之民過淮上者接踵
于道暨至失所悔恨欲歸無菜憂愁而死者
不可勝數然則熙寧之詔州縣宜儆之以為
法

熙寧八年三月上批沂州淮陽軍災傷特甚百姓

不唯闕食農之穀種田事殆廢粒食絕望糾集為盜者多實可矜閔若不優加賑恤恐轉至連結羣黨難以擒捕陷溺其良民投之死地可速議所以賑恤之遂詔京東路轉運提舉司發常平錢省倉米等給散孤貧戶聽差待缺得替官就村依乞人例賑濟道殣無主官為收瘞之

董熠曰凶年饑歲細民得錢亦可雜置他物以充饑腸神宗紹發常平錢并省倉米等第給散蓋慮米不給足而繼之以錢真得救荒

之活法然國家所失者財用而所得者人心陸贄之言惟祖宗得之

馬尋明習法律皇祐四年知襄州會歲饑或羣入人家掠困粟獄吏鞠以強盜尋曰此脫死耳其情與為盜異奏得減死論遂著為例

董熠曰荒政除盜亦當原情頃有尹京者以死囚代為盜者沈之于江此最為得策蓋凶荒之年強有力者好倡亂須當有以聳動之使遠邇自庸之為上不然則羣聚而起殺傷

多矣

政和七年九月手詔州縣遭糴以私境內殊失惠養元元之意自今有犯必罰無赦

董熠曰嘉祐四年詔諸路運司凡鄰路災傷而輒閑糴者以違制坐之至此復有是詔非州縣不能奉行蓋俗吏識見淺狹者多也

建炎二年七月十九日御批大水飛蝗為害最重之處仰百姓自陳州縣監司次第保明奏聞量輕與免租稅

董熠曰水旱檢放止免田租而已今御批欲與免稅政合唐人免調之意高宗真中興聖主哉

紹興中福建帥臣奏乞措置極濟事高宗曰極濟為貧民近世極濟止及城郭市井之內而鄉村之遠者未嘗及之須令措置州下縣縣下之鄉雖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則貧民沾實惠矣董熠曰賑濟當及鄉村常於義倉論之詳矣然嘗聞蜀道寇作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

何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為村有食者不
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
二三各令有五母雞二母彘牀上有百錢甌
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
於後將不能一夫為盜蓋賑濟不及村落其
弊如此高宗論極濟謂幽僻去處亦分委官
屬必躬必親所謂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者
歟

紹興間戶部尚書韓仲通乞以上供之米所餘之

數歲椿一百萬石別廩貯之遇水旱則助軍糧及
減收糴號豐儲倉詔從之上曰所儲遇水旱誠為
有補非細事也

董熠曰豐儲乃上供所本備水旱助軍食
耳後之經國用者儻遇水旱可不明立倉之
本意哉

紹興二十八年平江紹興潮秀諸處被水欲除下
戶積欠宰執擬令戶部具有無損歲計上曰止令
具數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所積本欲備

水旱爾本是民間錢却為民間用復何所惜

董熠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不以私藏為意也
高宗撥內庫錢除被水下戶之積欠且曰本
是民間錢却為民間用復何所惜真王者之

度歟

紹興戊寅戶部侍郎趙令詎請將州縣義倉陳米
出糶右僕射沈諛等言義倉未立法不應糶糶恐
失豫備上曰逐郡自有米數若量糶十之三椿其
次年復糶亦何所損

董熠曰義倉本民間所寄在法不當糶錢但
太陳腐則不可食高宗令椿其價 年復糶
與今之糶錢移用者有間矣

紹興間詔義倉之設所以備凶荒水旱又曰祖宗
義倉以待水旱最為良法州縣奉行不虔寢失本
意或遇水旱何以賑救可令監司檢視實數補還
侵失

董熠曰屢言義倉本民間以義裒率寄之於
官凶荒水旱直以還民不宜認為已物吝而

不發也高宗詔義倉之設所以備凶荒水旱
又令檢視實數補還侵失大哉王言

孝宗乾道御筆有今春閩中艱食朕甚念之向聞
諸處賑濟多止及於城郭而不及鄉縣甚為未均
卿等一一奏來

董熠曰韓愈詩云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饑
我欲進短策無內到丹墀聶夷中亦云我願
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
屋蓋傷上之人不恤下也今孝宗慮賑濟未

均不及村落令卿等一一奏來豈有下情之
不上達哉

乾道七年饒州旱傷措盡賑濟米本州義倉八萬
餘石又撥附近州縣義倉五萬石并截留在州椿
管上供米三萬反獻助米二千石并立賞格勸諭
上戶出米惜置賑糶知饒州王利劄子借會子五
萬貫接續收糶米麥之類得旨依江州旱傷亦措
置撥本州義倉米四萬四千餘石又截上供米六
千五百餘石勸誘到上戶認糶米二萬八千六百

餘石截留贛州起到一萬石賑糶本錢四萬餘貫
作本收糶米斛又挽本路常平米十萬石吉筠等
州見起赴建康府米八萬餘石椿管米六萬七千
餘石

董熠曰救饑截留本州椿管上供及借會子
收糶米麥賑糶皆所當行然非主聖則事多
齟齬孝宗以天下生靈為心略無難色然則
萬世人主宜以為法也

乾道九年詔江淮閩浙或荐告饑意者水利不修

所以為旱備朕將即官吏勤惰行殿最各彈厥
心毋蹈後悔

董熠曰水利凡農民之與稅戶自知留心不
待上之人加勸而後始興也但農夫每患貧
而無力稅戶雖助之然工用絳不堅實古人
春省耕而補不足意者亦留意於斯歟

淳熙八年勅浙西常平司奏本路去歲旱傷輕重
不均法五分以上方許賑濟今來逐縣各鄉都
分有分數不等若以統縣言之則不該賑濟若據

各鄉都分有旱至重去處則理當存恤除已逐一從實括責五分之上量行賑濟五分以下量行賑糶得肯依

董熠曰饑荒大小不同儻不分都分等降則惠不均而力不給今五分已上賑濟五分已下賑糶其法固簡易然五分已下都分貧弱狼狽之人亦多不若四等抄劄為均濟也

淳熙九年兩降旨揮諸路監司不許過糶多出文榜曉諭如敢違戾令總司覺察申奏

董熠曰宋朝列聖一有水旱皆避內殿減膳徹樂或出宮人理冤獄此皆得古聖人用心孝宗尤切惓惓焉宜其享國長久恩德在人雖千百世而未艾也

淳熙令課利場務經災傷者各隨夏秋限依所放分數於租額除豁

董熠曰當歎歲民窮於財而百事減省課利場務安得如舊臣切觀宋朝熙寧八年災傷最艱放苗米一百三十萬石而酒課虧減亦

六十七萬餘貫此可槩見自中興之後陳亨伯等議立經總制窠名而大抵多出酒稅茶鹽與夫稅賦之所入自紹興三十年臣寮建請始為定額行下諸路提刑司每歲如數拘催不管拖欠其發納有限其趨辦有常其違欠者罰自立額之後至凶年饑歲而有司督辦益峻而民始以為病矣孝宗著入令中而州縣雖遇災傷不聞舉行蓋不知本末源流也

淳熙令
今具旱傷勅令格式下項

諸官私田災傷夏田以四月秋田以七月水田以八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若應訴月并次兩月遇閏者各展半月訴在限外不得受理非時災傷者不拘月分其所訴狀縣錄式自被災傷後限一月止曉示人具二本不得連名如未檢覆而收種者並量畱根查以備檢視不願作災傷者聽諸受訴災傷狀限當日量災傷多少以元差

通判或幕職官本州轉運司官即州給籍用印限

一日起發仍同令佐同詣田所躬親先檢見

存苗畝次檢災傷田改具所詣田所檢村及

姓名應放分數注籍每五日一申州其籍候

檢畢繳申州州以狀對籍點檢自任受訴狀

後通限四十日具應放稅租色額外分數榜

示元不曾佈種者不在放限仍報縣申州州

自受狀及檢放畢申所屬監司檢察即檢放

有不當監司選差隣州官復檢日限親檢次

法官失檢察者提點刑獄司覺察究治以上

差官不得辭避

諸官私田災傷而訴狀多者令佐分受置籍具

數以稅租簿勘同受狀五日內繳申州本州

限一日以聞

諸訴災傷狀不依全武者即時籍記退換理元

下狀月不得出違申州日限

淳熙勅

諸縣災傷應訴而過時不受狀或抑遏者徒二

羊州及監司不覺察者減三等
諸鄉書手貼司代人戶訴災傷者各杖一百因
而受乞財物贓重者坐贓論加一等許人告
諸州縣及被差檢覆災傷於令有違者杖一百
檢放官不躬親徧諸田者以違制論
諸詐稱災傷減免租稅者論迴避詐匿不輸律
許人告

淳熙格

告獲詐稱災傷減免租稅者

杖罪錢一十貫

徒罪錢二十貫

流罪錢三十貫

告獲鄉書手貼司代人戶訴災傷狀者每名錢

五十貫

三百貫止

淳熙式

披訴災傷狀

某縣某鄉村姓名今具本戶災傷如後

一戶內元管田若干頃畝

都計夏秋稅若

于夏稅某色若干

秋稅某色若干

元如

非已業田依此別為開折

一今種到夏或秋某色田若干頃畝

某色若干田係旱傷損或澇損餘災傷各隨狀言之

某色若干田苗色見存如全損亦言災傷及見存田並每段

開折四至

右所訴田段各立土堆牌子如經差官檢量却

與今狀不同先甘虛妄之罪後元額不詞謹狀

年月日姓名

檢獲災傷狀

檢覆官具位

準某處牒帖據某鄉申人戶披訴災傷某等尋

與本縣某官姓名詣所訴田段檢覆到合放稅

租數取責村隣人結罪保證狀入案如後

某縣據某人等若干戶某月終以前兩縣以上各依

此披訴狀為某色災傷如限外非時災傷

非月日投披訴之狀

正色共若干合放每色若干租課依正稅

右件狀如前所檢覆只是權放某年夏或秋一

科內租即無夾帶種蔣不敷及無狀披訴并不
係災傷妄破稅租保明是實如後異同甘俟朝
與謹具申某處謹狀年月日依常式

淳熙令

諸承買官田宅納錢有限而遇災傷本戶放稅
及五分者再轉半年再遇者各准此
諸州雨雪過常或愆亢提舉常平司體量次第
申尚書戶部虫蝗水旱州申監司各具施行
次第以聞如本州隱蔽或所申不盡不實監

司體訪聞奏

淳熙令

諸州縣豐熟災傷轉運司約分數奏聞其未收
成監司知州不許預奏豐熟

田錫論救災

臣近見滄州奏全家餓死一十七口雖有旨揮下
轉運司相度減價賑糶即未見別有指揮若有司
只如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陛下為民父
母使百姓饑死乃是陛下辜負百姓也宰相調燮

陰陽啓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融明是宰
相辜負陛下也今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湯罪已降
德音下饑餓州府使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賑廩
給貸以救其死若倉廩虛而饋運不足目即無可
給貸則是執政素不用心所致昔伊尹作相耻一
夫不獲今餓殺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今陛下可
將此事略面責宰相觀其何辭以對待三日而後
無所建明不拜章求退是忍人也忍人而猶相之
是陛下不以百姓為心矣若不別進用賢臣恐危

亂之萌將來滋蔓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皇
家富有萬國豈無人焉可於常叅官自來五日一
轉對中觀其所上之言有遠大謀略經綸才業者
可以非次擢用不然臣恐國家未能早致太平也

畢仲游救荒

耀州大旱野無春草仲游謂郡縣賑濟多後時力
愈勞而民不救故先民之未饑多揭榜示曰郡將
賑濟且平糶若干萬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
境民皆歡然按堵已而果漸艱食乃出粟以賑且

平糶以給之鄰境流散殆盡而耀民之當徙就食者乃千七萬九千口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家給人足無一人逃者監司乃故搜於長安得二人焉曰此耀之流民也送還郡仲游驗問皆中民之逐利者所贖持自厚即非流民監司媿沮

滕達道賑濟

滕達道知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備後淮南東京皆大饑達道獨有所乞米召城中富

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民至如歸上遣工部侍郎王古按視廬舍道巷引繩綦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所活者凡五萬人

吳遵路賑濟

民既俵米即令采薪芻出官錢收買却於常平倉

市米物歸贍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比至嚴冬
雨雪市無束薪即依元價貨鬻官不傷財民再獲
利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豌豆民卒免艱食之患其
說已見捕蝗門

文彥博減價糶米

文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
凡十八處減價糶米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
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出糶或抑市并價直適
足以增其氣焰而價終不能平大抵臨事須當有

術臣謂此非特能止騰踴亦以陳易新之法也

韓琦平價濟村民

韓琦論自來常平倉遇年歲不稔物價稍高合減
元價出糶出糶之時令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
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
石唯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之人每日五
升或一斗故民受實惠甚濟饑乏即未曾見坊郭
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糶常平倉斛斗者前賢處事
精審如此臣謂穀可留而米不可久留若過三年

已上則不可食不於饑荒之時糶錢他日易新則
終化埃塵而已

彭思永賑救水災

彭思永通判睦州會海水夜敗台州城郭人多死
詔監司擇良吏往撫之思永遂行將至吏民皆號
訴於道思永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葬
溺死者為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饑之去盜賊撫羸
弱其始至也域無完舍思永周行相 為之規畫
朝夕暴露未嘗憇息民貧不能營葺者命 伐木

以助之數月而公私舍畢入復安其居思永視故
城頽壞僅有彷彿思為遠圖召僚屬而謂之曰郡
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為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
役勸功民忘其勞城遂為永利天子嘉之錫書獎
諭後去台還睦二州之民喜躍啼戀者交於道

呂公著賑濟

元祐三年冬類雪民苦寒多有凍死者呂公著為
相日與同列議所以救禦之術乃發官米炭遣官
數十分置場於京師賤鬻以惠貧民又出內庫錢

十萬緡委開封 官吏遍走閭閻周視而賑之又
遣官按 福田院存撫丐者給以日廩須春暮
而止農民貸種糧流移在道者所過州縣存恤寓
以官舍續其食流配罪人隨所在寄禁亦委官吏
安存之或為饘粥湯藥以救疾或為芟屋紙衣以
禦寒民有棄老稚於路者皆設法收養之凡得賑
而活者一路或數十萬口賴貸以濟者又倍焉

曾鞏勸諭賑糶

曾鞏越州時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

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
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
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
食有餘粟價自來又出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
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臣曰此策固善但視常
平價稍增則視時價必稍損矣恐成科抑非本朝
詔旨不若前期勸諭商賈富民出錢循環糶販之
為愈亦須官司先有以表率之

曾鞏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隰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之食主
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特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
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患於乏食非粟不
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
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災塞其求也有
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
日一升主者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
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
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

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有非常之恩然後可
以賑之今百姓暴露之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
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宅為是農
不復得修其畝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
利其器用間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
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
殍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
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
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

石難可以久行也不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以二十萬戶計之中等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通則為施不均而民猶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

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臣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修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修築之費既無所處而就食於州縣心相率而去其故居唯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全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之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

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
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
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而患之尤
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驚邊戍不可以
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
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
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己負有司
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
游徼之吏强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

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杞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
而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
安得不防之於未然而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
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
一百萬石而事定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
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
未有及此者也被得錢以全其居得粟以給其食
則農得修其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
間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夫常生

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
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
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
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
而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待之
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
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
必去其故居苟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全者故材舊
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

夫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
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
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
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升合之食
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
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
復其業河北之民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
自安於畎畝之中多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
脫於流轉死亡之禍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

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取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間而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為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

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饑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者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堯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

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
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
髮膚尚無足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軍州凡三十
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
令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
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
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茅
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指茶茅香藥之類為錢
數萬貫其費已足茶茅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

為可措不待議而可知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
茶茅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
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也顧吾之有
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
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蘇軾乞預救荒

救災恤患尤當在旱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
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糴賣常平官無
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

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
為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
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靜之流不先
事奏聞但立賞閑糴富民皆事藏穀小民無所得
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救運江西及截本
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
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疫疾本路死者
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
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

酒稅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餘
萬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
舉手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四數郡
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
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斗二十萬
石賑濟又於十二月終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
供斗斛三分之一為米五千餘斛盡用其錢買銀
絹上供子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
呼官既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糴常平米

仍免數路稅場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絕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

蘇軾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推魯過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

然吏皆言蝗不為災甚者或言為民除草使蝗杲為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淝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為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持與董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疎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莪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險按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

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
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
成於暮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
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
委而不一然大抵恃告訐耳昔之為天下者惡告
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盜及強姦不得
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
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
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

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
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為此者欲以均出
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軾所不敢言也朝
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為害不深者軾
以為定簿使當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
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為役彼未至雖有不當民不
爭也役至而後訐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為
錢民知當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
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益已略得其實軾以

為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為至少
之數以則其下五等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等
輕須令出錢至少乃可第
五等下更不當出分文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
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
之數雖有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
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縣第一等凡
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
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
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之第二等若

千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
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悉利害
相形不容獨有倖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
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於
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
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
求乎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
而已意之而中其賞不戴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
矣小人何畏而不為乎遁者軍器監須牛皮亦用

告賞農民喪牛甚於喪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
緩則撻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為
牛皮而已何至是乎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
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
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
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去置
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藏收
稅錢二千八而餘萬為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
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

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
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
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
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
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
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
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
言公深有極救斯民為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
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

人使孤危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于冒威重不
勝戰慄

蘇軾與朱鄂州論不舉子書

軾啓近遞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
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
為食不下念非吾康外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
人裕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
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
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

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
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有神山鄉
百姓石揆者速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
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
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存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
飲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
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
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
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

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
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
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
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
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
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
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充若容戶則及其
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隣保地主無不知者若
後殺之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

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
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
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
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
可勝計哉佛家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為最重六
畜猶爾而況於人俗謂小兒病為無辜此真可謂
無辜矣悼耄殺人猶不死况無罪而殺之乎公能
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於雪活壯夫也昔王
濬為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濬嚴其科條寬

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為兵
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
如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風者非
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
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
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暮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
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千人此等事在公如反
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為民自
宣

程珣遇水種豆

程珣知徐州沛縣會久雨平原出水穀既不登晚
種不入民無平歲具珣謂俟可耕而種時已過矣
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
盡涸而甲巳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王曾論水災宜寬賦

天聖五年八月河北大水上謂輔臣曰比令內侍
往沿邊視水災如聞有龍堰于海口可遣致祭王
曾對曰邊郡數大水蓋洪範所謂不潤下之證海

口恐非龍堰宜寬民賦以應天災於是下詔河北
水災州軍免今年秋稅

謝絳論救蝗

竊見比日蝗虫亘野至入郭郭而使者數出府縣
監捕驅逐蹂踐田舍民不聊生謹按春秋書螟為
哀公賦歛之虐又漢儒推蝗為兵象臣願令公卿
以下舉州府守臣而使自辟屬縣令長務求方略
不限資格然後寬以約束許使宜從事暮年條上
理狀參者不誣奏之朝廷旌賞錄用以示激勸

范鎮論救荒

范鎮知諫院言比歲荒歉朝廷為放稅免役及以
常平倉軍食拯貸存恤不為不至然而人民流離
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乎居無事時不能寬其力
役輕其租賦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小歉
雖重施固已無及矣此無他重歛之政在前故也
臣竊以為水旱之作由民生不足憂愁無聊之歎
上薄天地之和耳

程頤論賑濟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廩
有竭而饑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且救目
前之死亡惟有節則所及者廣常見今時州縣濟
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之粥飯來者與之不復
有辨中雖欲辨之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
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雞鳴而起
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
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常矜其用心而
喂其不善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

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巳則闔門不
納干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者午時出日得一食則
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
而與者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
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
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居處切不可令相藉如作粥
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或不給浮浪游手
無此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哀矜之一九

此論固高但日與一食恐
饑民易成疾病未甚為穩

李之純論糶不可廢

李之純為成都路連判時成都每歲官出米六萬斛下其直出糶以濟貧民議者謂幸民而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成都蜀部根本民恃此為生百年矣苟奪之將轉徙無所不至願仍舊貫議遂格

王堯臣乞饑民減死

堯臣知光州歲大饑羣盜發民倉廩吏以法當死堯臣曰此饑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真宗時陳從易知

虔州時歲饑有持杖盜發困倉者請一切減死論於是全活千餘人

劉彝給米收棄子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歟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夭闕者

晁補之活饑民葬遺骸

晁補之知齊州歲饑河北流民道齊境不絕補之請粟於朝得萬斛乃為流者治舍次具器用人既集則又且日給糜粥藥物補之皆躬臨治之凡活數千人擇高原以葬死者男女異墟使者頗媚其功欲有以撓之既至境按事乃更歎服

劉安世救荒

劉安世請刪常平之法將一路所有錢衮同應副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縣各隨戶口之多寡以置糴此通融有無之法但

今亦難行然為政者當識前輩規模廣大不局一隅之意

范純仁救荒法

范純仁為襄邑宰因歲大旱度來年必歉於是盡籍境內客舟誘之運粟許為主糴明春容米大至而邑人遂賴以無饑

折克柔保借米賑貸

熙寧七年知河東府折克柔奏今歲河外饑饉雖蒙賑貸尚未周給人欲流散以求生路恐北虜因

而招誘遂虛並邊民戶臣乞保惜米三萬石粟二萬石賑貸豐熟令償詔賜省倉粟二萬石賑濟米三萬石借貸

蘇杲賣田賑濟鄉里

蘇杲眉州蘇洵之父杲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濟其隣里鄉黨逮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至數破其業危於饑寒然未嘗以為悔而好施益甚

上官均賑恤五術

元祐初河北京東淮南災傷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賑恤五術一欲施予得實二移粟就民此循環三隨厚薄散施四選擇官吏五告諭免納夏秋二稅上嘉納

王孝先不限時月糶米

紹聖元年七月司農卿王孝先言置場糶米今後過斛斗價高須正月半已後方許出糶至麥熟罷詔今後所在置場糶米更不限時月如遇在京斛價高戶部取旨出糶

黃寔乞減價出糶封樁米

元符元年六月河北轉運副使黃寔言乞將封樁斛斗今後於新陳未接間不虧元本量減市價出糶從之

張詠減價糶米

張詠守蜀李春糶廩米其價比時減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王文康知益州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後為寇文康奏復之蜀人大喜為之

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

張詠賑糶法

宣和五年正月臣寮言聞蜀父老謂本朝名臣治蜀非一獨張詠德政居多如賑糶米事著在皇祐中令常列石遵守至今行且百年其法一斗正約小鐵錢三百五十文入日二升團甲給曆赴場請糶歲計米六萬石始二月一日至七月終貧民闕食之際悉被朝廷實惠

向經以圭租賑饑民

向經知河陽大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支無餘乃先以已圭田所入租賑救之已而富人皆爭效募出粟所全活甚衆

扈稱出祿米賑濟

仁宗時扈稱為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饑道殍相望稱先出祿米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人降勅獎諭

富弼青州賑濟行遣

此河北流移之民逐熟青淄五州先
本界分災傷而行賑濟也蓋豐稔而
未濟流民則難此勢易荒歉而出米
民則其勢難此又為政者所當知但
識前輩處事規又為政者所當知
模不苟如此

擘畫屋舍安泊流民事

當司訪聞青淄登濰萊五州地分甚有河北災傷流移人民逐熟過來其鄉村縣鎮人戶不那趨房屋安泊多是暴露並無居處目下漸向冬寒切慮老小人口別致饑凍死損甚損和氣須議別行擘畫下項

一州縣坊郭等人戶雖有房屋又緣見是出賃
與人戶居住難得空閒房屋今逐等合那趙
房屋間數如后

第一等五間

第二等三間

第三等兩間

第四等五等一間

一鄉村等人戶甚有空閒房屋易得小可屋舍
逐等合那趙間數如后

第一等七間

第二等五間

第三等三間

第四等五等二間

右各請體認見今流民不少在州即請本州出榜
在縣鎮鄉村即指揮縣司曉示人戶依前項房屋
間數各令那趙立定日限須管數足數內城郭勒
廟界管當其鄉村即指搆逐地分耆壯抄點逐等
姓名趙那到房屋間數申官仍丁寧約束管當人
等不得因緣搔擾乞覓人戶錢物如有違犯嚴行
斷決仍指搆州縣城鎮門頭人常切辨認才候見
有上件災傷流民老小到門內其在州則引於司
理處出頭其在縣即引於知縣處出頭其在鎮內

即引於監務處出頭各仰逐官相度人數指定那
趨房屋主人姓名令幹當人畫時引押於抄點下
房屋內安泊如門頭不肯引領者許流民於隨處
官員處出頭速取勘決訖當便指揮安泊了當如
有流民欲前去未肯安泊者亦聽從便如有流民
不奔州縣直往鄉村內安泊者仰耆壯畫時引領
於趨那下房內安泊訖申報本縣及當職官員躬
親勸誘逐家量口數各與桑土或貸種救濟種植
度日如內有見在房數少者亦令收拾小可材料

權與蓋造應副若有下等人戶委的貧虛別無房
屋那應不得一例施行除此擘畫之外如更有安
泊不畫老小即指搗逐處僧尼等寺道士女冠官
觀門樓廊廡及更別趨那新居房屋安泊河北逐
熟老小如有指揮不及事件亦請當職官員相度
利害一面指揮施行務要流民安居不致暴露失
所

曉示流民許令諸般採取營運事

當司訪聞得上件饑民等多在山林泊野打刈柴

薪草木貨賣糴食及拾椽子造作喫用并於沿河
打魚取米蒲葦博口食多被逐處地主或地分者
壯妄稱係官或有主地土諸般名目邀阻不得采
取似此向去冬寒必是大段拋擲死損須至專行
指搗

右請當職官員體認見今流移饑民至處立
便丁寧指揮諸縣官火急行遣遍於鄉村道
店村疇內分明粉壁曉示應係流移饑民等
除人戶墓園桑棗果園及應係耕種地內諸

般樹木不得采取斫伐外其近外遠去處泊
野山林內柴薪草木椽子并沿河蒲葦艾打
捕魚諸般養活流民等事件不拘係官係私
有主地分自隨流民諸般采取養活骨肉其
者壯地生並不得輒有約攔阻障如違仰逐
地分者壯具地土姓名解押送官嚴行斷遣
若者壯通同攔障並仰流民於近便縣鎮官
員處出頭陳告立便追捉重行勘斷申當司
所有前項事件蓋為應急救濟流移饑民才

候向去豐熟依舊施行

告諭勸誘人戶量出斛米救濟饑民

勘會當路淄青濰登萊五州自春以來風雨時若夏已大稔秋復倍登咸遂收成絕無災害無曾音搗州縣許人戶就近輸納務從百姓之便不顧公家之煩仍於中春廣給借貸正當闕乏甚際艱難當司累奉朝廷旨搗凡事並從寬恤一無搔擾頗獲安居今者河北一方盡遭水害老小流散道路填塞風霜日甚衣食不充已逼饑寒將棄溝壑坐

見死亡之厄豈無賑恤之方又緣倉廩所收簿有數流民不絕濟贍難周欲盡救災必須衆力庶幾凍餒稍可安存况乎今年田苗既大豐於累載而又諸郡物價復數倍於常時蓋因流民之來遂收踴貴之直豈可只思厚己不肯救人共覩災傷諒皆痛閔兼日累據諸處申報以斛斗不住增長價例乞當司旨搗諸州縣城郭鄉村百姓不得私下擅添物價所責饑民易得糧食見今別路州縣城郭鄉村並皆有此指揮惟當司不曾行蓋恐止

定價例則傷我土居之人須至別作譬畫可使兩
無所失其上項五州鄉村人戶分等第並令量出
口食以濟急難施斗石之微在我則無所損聚萬
千之數於彼則甚有功凡在部封共成利濟歛本
路之物救鄰封之民實用通其有無豈復分於彼
此今具逐家均定所出斛米數目如后

第一等二石

第二等一石五斗

第三等一石

第四等七斗

第五等四斗

客戶三斗

已上並米豆中半送納

右件事須降此告諭各令知委所有其餘約束事
件並從別牒處分慶曆八年十月 日告諭

一 約束事件逐一指摛如后

逐州據封去告諭米數酌量縣分大小譬與
逐縣仍令逐縣亦相度者分大小散與耆司
令通告示鄉村等第人戶一依告諭上逐等
糧斛石斗出辦救濟流民

一 附近州城鎮縣耆分內第一第二等人戶即

於逐州縣送納其第三第四第五等并客戶
及不近州縣鎮城遠處第一等以下應係合
納斛斗人戶並只於本耆送納仰縣司據逐
耆人戶合納都數均分與常耆內第一等人
戶令圓那房室盛貯如耆長係第一等即亦
令均分收附仍仰耆長同共專切提舉管幹
在耆都數不管散失及別致疎虞

右具如前各牒青淄濰登萊五州候到將降去本
使告諭若干本數收管限當日內一依上項逐件

約束指揮施行仍仰旨搆逐縣官員分頭專切提
舉管幹斷定不得信縱交納幹當人等亂有邀難
任滯人戶乞覓錢物并旨搆逐縣接此人戶收成
之際限三五日內早令送納了足專候催納了絕
開坐逐縣納到石斗諸實事狀入馬遞供申當司
定取日近俵散饑民不得信縱拖延誤事若是內
有係大段災傷人戶委的難為出辦即不得一例
施行亦不得為有此指揮別生弊俸透漏者力人
戶如稍有違戾罪無輕恕所有將來俵散救濟流

民次第別聽候當司旨搃臣曰此係豐熟州軍令

妨無

支散流民斛斗畫一指揮

當司昨為河北遭水失業流民擁併過河南於京東青淄濰登萊五州豐熟處逐處散在城郭鄉村不少當司雖已諸般譬劃采取事件旨揮逐州官吏多方安泊存恤救濟施行本使體量尚恐流民失所尋出給告諭文字送逐州給散諸縣令逐耆長將告諭旨搃鄉村等第人戶并客戶依所定石

樣字號空歇雕造印板酌量流民多少寬剩
出給印押曆子頭各於曆子後粘連空紙三
兩張便令差定官員令本縣約度逐耆流民
家數分擘曆子與所差官員便令親自收執
分頭下鄉勒耆壯引領排門點檢抄劄流民
每見流民逐家盡底喚出本家骨肉數目當
面審問的實人口填定姓名口數逐家便各
給曆子一道收執照證準備請領米豆即不
曾差委公人耆壯抄劄別致作弊虛偽重疊

請却曆子

一指揮差委官抄劄給曆子時子細點檢逐處
流民如內有雖是流民見今已與人家作客
鋤田養種及有錢木機織販舂諸般買賣圖
運過日不致失所人更不得一例抄劄姓名
給與曆子請領米豆
一應係流民雖有屋舍權時居住只是旋打刈
柴草日逐旋求口食人等並盡底抄劄給與
曆子令請領米豆

一應有流民老小羸疲全然單寒及孤獨之人
只是尋村乞丐安泊居止不定等人委所差
官員孽畫歸著眷分或神廟寺院安泊亦便
出給曆子令請米豆不得謂見難為拘管輒
敢遺棄却致拋擲死損請提舉官常切覺察
一應係土居貧窮年老殘患孤獨見求乞貧子
等仰抄劄流民官員躬親檢點如別不是虛
偽亦各依曆子令依此諸領米豆
一指揮差委官員須是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已

一前抄劄集定流民家口數給散曆子了當須
管自皇祐元年正月一日起首一齊女給不
得拖延有誤至日支散不得日數前後不齊
一流民所支米豆十五歲以上每人日支一升
十五歲以下每日給五合五歲以下男女不
在支給仍曆子頭上分明細算定一家口數
合請米豆都數逐旋依都數支給所貴更不
臨時旋計者

一緣已就門抄劄見流民逐家口數及歲數則

支散日更不令全家到來只每家一名親執
曆子請領

一逐官如管十耆即每日支兩耆逐耆併支五
日口食候五日支遍十耆即却從頭支散所
貴逐耆每日有官員躬親支散如管五七耆
者即將耆分大者每日支散一耆其耆分小
者每日支散兩耆亦須每日一次支遍逐次
併支五日口食仍預先於村莊刺出曉示及
令本耆壯丁四散告報流民指定支散日分

去處分明開說甚字號耆分仍仰差去官員
須是及早親自先到所支斛斗去處等候流
民到來逐旋支散才候支絕一耆速往下次
合支耆分不得自作違慢拖延過時別至流
民歸家遲晚道塗凍露

一指搗差委官員相度逐處受納下米豆如內
有在耆分遙遠第一等戶人家收附恐流民
所去請領遙遠即勒耆壯量事圓那車乘般
赴本耆地分中心穩便人家房屋室內收附

就被便行支散貴要一耆之內流民盡得就
近請領

一指搗所差官員除抄割籍定給散流民外如
有逐旋新到流民並須官員親到審問子細
點檢本家的實口數安泊去處如委不是重
疊虛偽立便給與曆子據所到日分起請如
有已得曆子流民起移仰居停主人畫時令
流民將元給曆子於監散官員處毀抹若是
不來申報及稱帶却曆子並仰量行科決不

得鹵莽重疊給印曆子亦不得阻滯流民

一逐耆盡各均勻納下斛斗切慮流民於逐耆安泊不均仰縣司勘會據流民多處耆分酌量人數發遣趨併於少處耆分安泊令逐耆均勻支散救濟若是流民安泊處穩便不願起移即趨併別耆斛斗就便支俵不得抑勒流民須令起移

一州縣鎮城郭內流民只差委本處見任官員亦先且躬親排門抄劄逐戶家口數依此給

人當直如在縣公人數少即權差壯丁亦不得過三人

一所差官員除見任官外應係權差請官如手下幹當人并耆壯等及流民內有作過者本官不得一面區分具事由押送本縣勘斷施行

一權差官每月於前項贓罰頭子等錢內支給食直錢五貫文見任官不得一例支給

一權差官已有當司封去帖牒若差見任官員

一即請本州出給文字幹當其賞罰一依當司
封去權差官帖牒內事理施行
一才候起支當司必然別州差官徧詣逐州逐
縣逐者點檢如有一事一件違慢本州承牒
手分并縣司官吏必然勘罪嚴斷均不虛行

旨搨

一逐州縣鎮候差定官員將印行指揮畫一抄
劄一本付逐官收執照會施行
一勘會二麥將熟諸處流民盡欲歸鄉尋旨揮

逐州并監散官員將見今籍定流民據每人
合請米豆數目自五月初一日筭至五月終
一併支與流民充路糧令各任便歸鄉
一旨揮出榜青淄寺州河口曉示與免流民稅
渡錢仍不得邀難住滯
一指搨青淄等州曉示道店不得要流民房宿
錢事

右具如前事須各牒青淄濰萊登五州候到各請
一依前項逐件旨搨施行訖報所有當司封去帖

牒如有刺數却請封送當司不得有違

宣問救濟流民事劄子

臣伏奉聖旨取索孽畫救濟過流民事件今節略
編纂作四策具狀繳奏去訖臣部下九州軍其間
近河五州頗熟遂醵於民得粟十五萬斛第一等
五等三斗而只今人戶就本村耆隨處散納第一等
已民甚樂輸勞我上民借多差官員領之見任不足即又先時已
於州縣城鎮及鄉村抄下舍宇十餘萬間流民來
若隨其意散處民舍中逐家給一曆曆各有號使

不相侵欺仍曆前計定逐家口數及合給物數令
官員詣逐廂逐耆就流人所居近處每人日給生
豆米各半升流民至者安居而日享食物又以其
散在村野薪水之利甚不難致似此直養活至去
年五月終麥熟仍各給與一去路糧而遣歸而按
籍總三十餘萬人此是於必死之中救得活者也
與夫只於城中煮粥使四遠饑羸老弱每日奔走
屯聚城下終日等候或得或不得閃誤死者大不
侔也其餘未至羸病老弱稍營運自給者不預此

籍然亦徧曉示五州人民應是山林河泊有利可
取者其地主不得占恠一任流民採掇如此救活
者甚多即不見數目山林河泊地主寧無所損然
損者無大害而流民獲利者便活性命其利害較
然也又減利物廣招兵從一萬餘人尋常利物每
人可招三
人有四五口及四五萬人大約通計不下四五十
萬人生全傳云百萬者妄也謹具劄子奏聞

趙抃救災記

熙寧八年吳越大旱抃以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

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災所被者有幾鄉民能
自食者有幾當庫於官者幾人溝防興築可儗民
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當人可募
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其幾其存
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
不能自食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故事歲廩窮人
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抃檢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
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
日人受粟日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

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閑糴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償予民為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修城四千一百人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

春人疫病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抃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抃於此時早夜憊心力不以少懈事無巨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得無失斂埋者抃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病死者殆半災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抃所拊

循民盡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裁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故采於越得所施行樂為之識

洪皓救荒法

宣和六年皓為秀州錄事秋大水田不沒者十一

流冗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公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四隅不能自食官為主之立屋於西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淆偽涅墨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羸不可杖有侵牟鬪鬻者亂其手文逐之借用所掌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澗東綱常平米斛四萬遇城下公遣吏鎖津柵諭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

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迄留之居無何廉訪使者王孝竭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何也守具以對即延公如兩寺驗視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法不過是也違制抵罪為君脫之又請得二萬石所活九萬五千餘人後諸卒以城畔鹵掠無一家免過門曰此洪佛子家也汝母得入

趙令良賑濟法

趙令良隆興二年帥紹興是時流民聚城郭待賑濟餓而死者不可勝計通判王恬問丘寧孫建策

云今盡常平義倉之米賑給之至來年麥熟止恐無以為繼况旬給斗升之米官不勝其勞民不勝其病莫若計其地里之遠近口數之多寡人給兩月之糧令歸治本業不猶愈於聚於城郭待斗升之給困餓而死乎趙行其言委官抄劄給糧以遣之不旬日間城中無一死人歡呼盈道全活者甚眾此用曾南豐之遺意

徐寧孫建賑濟三策

一賑濟饑民今請自本州縣當職官多方措置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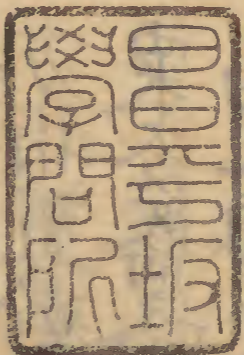
實抄割實係孤老殘疾并貧乏不能自存關
食饑民大人小兒數目籍定姓名將義倉斛
斗各逐坊巷逐村逐鎮分散賑濟不必聚集
逐處勸請鄉官或士人各三人鄉村無上戶
士人處請稅戶主管置曆收支給散關子每
五日一次併給內大人日支一升小兒減半
州縣鎮市鄉村並令同日以巳時支散用革
重疊冒請之弊仍將本州縣見養濟乞丐人
亦同日別作一處支米不得袞合饑民賑給

路漕臣視諸州旱傷人戶數隨宜給散令守臣多
方措置於得熟去處趁時收糴米不足則雜糴苽
粟麥蕎之類苟可以救死亦何所擇目今若不預
為之備更俟十月刈穫見得十分饑荒方行奏請
則緩不及事矣

余童蘄州賑濟法

盡括戶口之數第為三等孤獨不能自存者專賑
濟下戶乏食者賑糴有田無力耕者與賑貸闔境
五邑以鄉村遠近均粟置場每場以一總首主出

納干場以一官吏專伺察斲人至今稱之



重刊救荒活民補遺書卷上終



